

民國書

第二編

• 62 •

紅樓夢辨
石頭記索隱
紅樓夢人物論

Z121/071:2(62)

上海書店
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62 ·

文學類

紅樓夢辨

石頭記索隱

紅樓夢人物論

俞平伯著

蔡元培編

太愚著

上海書店

俞平伯著

紅樓夢辨

本書據亞東圖書館1929年版影印

俞平伯著

夢
癡
集

紅樓夢辨目錄

顧序

引論

上卷

(一)論續書底不可能

(二)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

(三)高鶚續書底依據

(四)後四十回底批評

(五)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

中卷

- (六)作者底態度……………一
- (七)紅樓夢底風格……………二一
- (八)紅樓夢底年表……………四五
- (九)紅樓夢底地點問題……………五九
- (十)八十回後底紅樓夢……………八一
- (十一)論秦可卿之死(附錄)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下卷

- (十二)後三十回的紅樓夢……………一
- (十三)所謂「舊時真本紅樓夢」……………三九
- (十四)讀紅樓夢雜記選粹(附錄)……………五三
- (十五)唐六如與林黛玉(附錄)……………六一

(十六) 記紅樓復夢(附錄)……………六七

(十七) 筭記十則(附錄)……………七三

紅樓夢辨 目錄

四

(十七) 論五十四(桐翁)……………五十三

(十六) 論五十四(桐翁)……………六十一

顧序

平伯做這部書，取材於我的通信很多，所以早先就囑我做一篇序。我一直沒有功夫做。到現在，這部書快要出版了，使我不得不在極冗忙的生活中抽出一點功夫來把牠做了。

我原來想，凡是一種風氣必有牠的來源：自從有了紅樓夢之後，『模倣』『批評』和『攷證』的東西如此的多，自然由於讀者的注意，但爲什麼做出的東西總是浮淺的模倣，尖刻的批評，和附會的攷證？這種思想的來源是在何處？我要解釋這三類東西的來源，很想借了這一篇序文，說明浮淺的模倣出於尙書之學，尖刻的批評出於春秋之學，附會的考證出於詩經之學。牠們已有了一千年的歷史，天天在那裏揮發牠們的毒質，所

以這種思想會得深入於國民心理，凡有一部大著作出來，大家就會在無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，做成這三類東西，粘附在牠的上面。紅樓夢的本身不過傳播了一百六十餘年，而紅學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，在這一百年之中，他們已經鬧得不成樣子，險些兒把牠的真面目塗得看不出了。我很願意在這篇序文上把從前人思想的錮蔽和學問的錮蔽暢說一回，好使大家因了打破舊紅學而連及其餘同類的東西。但這個意思的內容太複雜了，不是一序所能容，也不是忙中抽閒所能做，所以寫了一點就沒有續下。等將來有空的時候，再作為專篇的論文罷。

關於紅樓夢作者的歷史，續作者的歷史，本子的歷史，舊紅學的錯誤，適之先生在紅樓夢考證上說得很詳了。關於紅樓夢的風格，作者的態度，續作者的态度，續作者的依據，……平伯這部書上也說得很詳了。

我要說的，就是這一部書的歷史。

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，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初稿作成，但曹雪芹的事蹟和他的家庭狀況依然知道的很少。那時候，北京國立學校正是爲着索薪罷課，使我有功夫常到京師圖書館裏，做考查的事。果然，曹寅的著述找到了，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。平伯向來歡喜讀紅樓夢，這時又正在北京，所以常到我的寓裏，探詢我們找到的材料，就把這些材料做談話的材料。我同居的潘介泉先生是熟讀紅樓夢的人，我們有什麼不曉得的地方，問了他，他總可以回答出來。我南旋的前幾天，平伯、介泉和我到華樂園去看戲。我們到了園中，只管翻着棟亨詩集，雜講紅樓夢，幾乎不曾看戲。坐在我們前面的人覺得討厭了，屢屢回轉頭來，對我們瞧上幾眼。介泉看見了，勸我們道：「不要講了，還是看戲罷。」

適之先生的初稿裏，因爲程偉元序上說，『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，今所藏祇八十卷，殊非全本，』疑心後四十回的目錄或者是原來有的。平伯對於這一點，自始就表示他的反對主張；那時的證據，是既有了一『因麒麟伏白首雙星』的回目，就不應當再有一『薛寶釵出閨成大禮』的回目。我回南之後，平伯即來信道，

我日來繙閱紅樓夢，愈看愈覺後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續補，即回目亦斷非固有。前所談論，固是一證；又如末了所謂『重沐天恩』等等，決非作者原意所在。況且雪芹書既未全，決無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條分縷析如此……

我想，紅樓作者所要說的，無非始於榮華，終於憔悴，感慨身世，追緬古歡，綺夢旣闌，窮愁畢世。寶玉如是，雪芹亦如是。出家一節，

中舉一節，咸非本旨矣……（四月廿七日）

這是他給我的第一封信。後來這些主張漸漸的推論出來，就成了這一部書的骨幹。

從此以後，我們一星期必作一長信；適之先生和我也是常常通信。我對於紅樓夢原來是不熟的，但處在適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間，就給他們逼上了這一條路。我一向希望的辨論學問的樂趣，到這時居然實現。我們三人的信件交錯來往，各人見到了什麼就互相傳語，在幾天內大家都知道。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；但我和平伯都沒找着歷史上的材料，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，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。平伯來信，屢屢對於高鶚不得曹雪芹原意之處痛加攻擊；我因為受了閻若璩辨古文尙書的暗示，專想尋出高鶚續作的根據，看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如何的

聯絡。我的結論是高氏續作之先，曾經對於本文用過一番功夫，因誤會而弄錯固是不免，但他決不敢自出主張，把曹雪芹意思變換。平伯對於這點，很反對我，說我做高鶚的辨護士。他論到後來說，

弟不敢菲薄蘭墅，却認定他與雪芹的性格差得太遠了，不適

宜於續紅樓夢（六月十八日）

這是他進一步的觀察，從作者的性格上剖析出來，眼光已超出於文字墨同之上。後來又說，

我向來對於蘭墅深致不滿，對於他假傳聖旨這一點尤不滿；意現在却不然了。那些社會上的糊塗蟲，非拿原書孤本這類鬼話嚇他們一下，可不然，他們正發了團圓迷，高君所補不够他們的。一罵呢！（八月八日）

這是他更進一步的觀察，不但看出高鶚的個人，並且看出高鶚的環境了。他有了這一種的見解，所以他推論曹高二家的地位可說是極正確的。一個暑假裏，我們把通信論紅樓夢作爲正式的功課，興致高極了。平伯信中的話很可以見出這時的情狀，他說，

弟感病累日，頃已略瘳，惟煩憂不解，故尙淹滯枕褥間，每厭吾身之贅，嗟咤彌日，不能自己。來信到時，已殆正午，弟猶昏昏然，偃臥發函，雜誦如對良友，快何如之！推衾而起，索筆作答，病殆已霍然矣。吾兄此信真藥石也，豈必杜老佳句方愈瘡哉！（六月十八

日）

又說，

京事一切沈悶，（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，）更無可道者；不

如劇談紅樓爲消暑神方，因每一執筆必奕奕如有神助也。日來與兄來往函件甚多，但除此以外竟題道及餘事者，亦趣事也。

(同上)

有了這樣的興致，所以不到四個月，我們的信稿已經裝釘了好幾本。

末了，平伯又提議一個大計畫，他想和我合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月刊，內容分論文、通信、遺著叢刊、板本校勘記等；論文與通信又分兩類，(1)把歷史的方法做考證的，(2)用文學的眼光做批評的。他願意把許多紅樓夢的本子聚集攆來校勘，以爲校勘的結果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新見解。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閒着，這個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間出版了，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績了。但一開了學，各有它的職務，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沒有做，連通信也漸漸的疏了下來。

去年二月，蔡子民先生發表他對於紅樓夢考證的答辨，最奇怪的，這個答辨竟引起紅學的重興，反而影響到平伯身上，使得他立刻回復以前的興致，做成這部書。當時平伯看見了這篇，就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回駁的文字。同時，他又寄我一信，告我一點大概，並希望我和他合做紅樓夢的辨證，就把當時的通信整理成爲一部書，使得社會上對於紅樓夢可以有正當的瞭解和想像。我三月中南旋，平伯就於四月中從杭州來看我。我因爲自己太忙，而他在去國之前尚有些空閒，勸他獨力將這事擔任了。他答應我回去後立刻起草，果然他再到蘇州時，已經做成一半了。

夏初平伯到美國去，在上海候船，我去送他，那時他的全稿已完成了，交與我，囑我代覓鈔寫的人，並切囑我代他校勘。不幸我的祖母去世，悲痛之中，不復能顧及這些事情，雖是請人鈔錄，直等到近年底時方始鈔好，我